

14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JIANG JING GUO ZAI GAN NAN

蒋经国在赣南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
政协赣州市委员会

YH84/114

编辑说明

蒋经国其人其事，颇为中外人士所瞩目。一九三七年，他从苏联回国不久，即初展抱负，主政赣南，是后来纵横捭阖于台湾国民党政坛数十年的发轫时期。本专辑以当年历史见证人的大量回忆资料，反映了蒋经国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是了解和研究蒋经国不可多得的读物。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曾经得到江西省教育出版社及秦光杰同志，民革江西省委，江西省政协赣州地区联络处，江西赣州地区台湾事务办公室，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张日新以及一些市、县、区政协和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蒋经国在赣南与部分人员合影（张日新供稿）



蒋经国在新赣南河上与干部合影（张日新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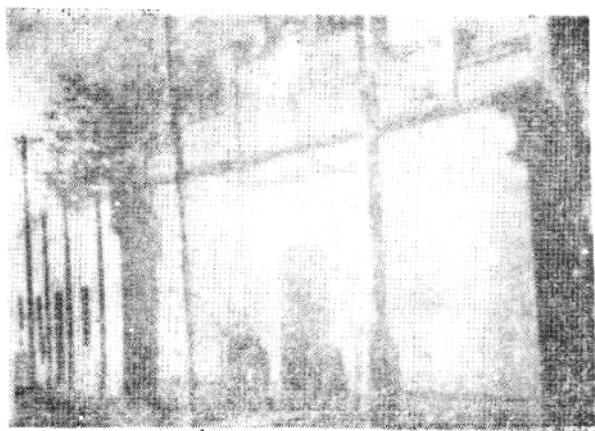


上图：日寇轰炸
赣州后的残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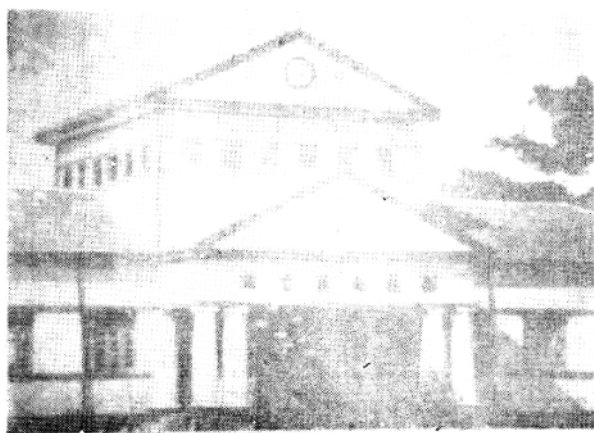


右图：蒋经国之
母毛氏被日机炸死。
蒋经国手书“以血洗
血”，并立此碑于奉
化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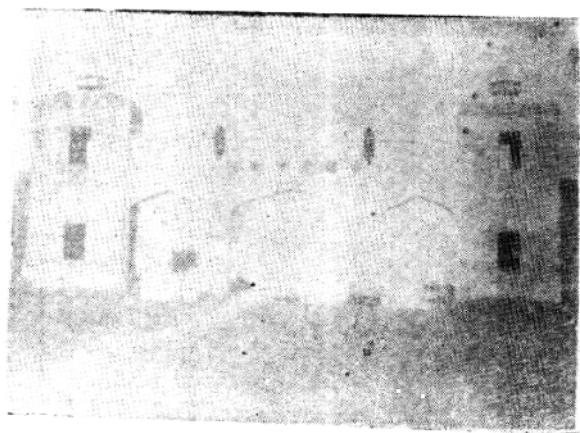
（张日新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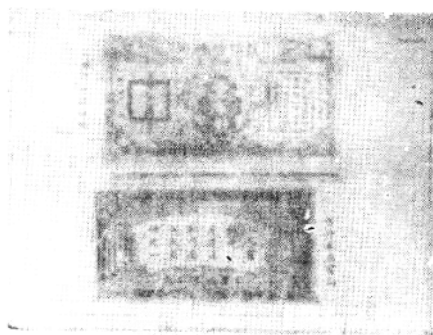
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外景



新豫南图书馆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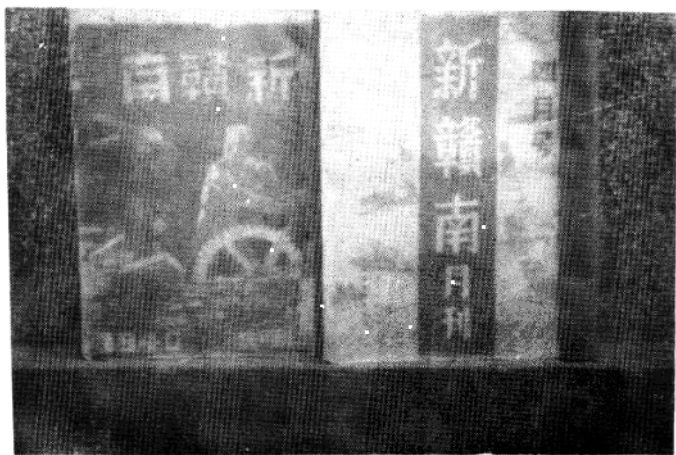
中华儿童新村正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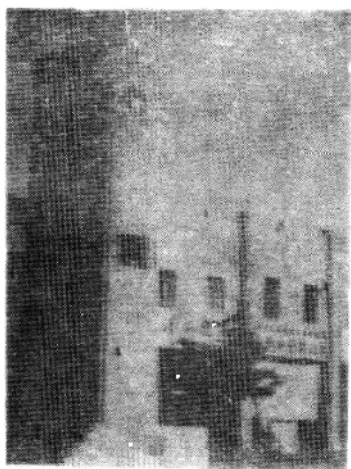
左图：
赣县粮食
公卖使用的常
平米票。



蒋经国主政赣南出版的部分报纸



蒋经国主政赣南出版的部分刊物



蒋经国所建之“精神堡垒”，位于赣州市区中心。

下图：蒋经国与赣州童子军队员合影。

（1943年）



凡童軍中隊考取
 乃氣年學者准予
 免費入校

此
 之
 任

王
 經
 國
 啟

蒋经国手迹

目 录

往事历历

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薛 汕 (1)
出任专员前后.....	王道平 (44)
路过衡阳.....	徐君虎 (48)
回忆昔时“新赣南”.....	吴剑真 (54)
我跟蒋经国开车.....	毛宁邵 (60)
回首当年共事时.....	喻 松 (69)
初登仕途.....	储子润 (79)
往事历历在眼前.....	汤光榕 (87)
杂记赣南二三事.....	黄文耀 (94)
一次出巡.....	王克浪 (101)
米汁巷一号旧事.....	兰子卿 (113)
新赣南专署大院.....	袁朋世 (116)

新政种种

“赣南新政”概述.....	方世藻 (121)
“五有”和“十多”.....	曹云霞 (142)

“新赣南”见闻	吴识沧	(151)
所谓“赣南新政”	陈 达	(159)
整肃机关和整顿市容	彭精述	(175)
工作作风片断	刘光荣	(178)
不断引用新人	刘子暎	(180)
赣州禁烟	徐浩然 吴识沧	(182)
抓赌禁娼	徐浩然 吴识沧	(188)
抓赌余闻	徐浩然 吴识沧	(195)
处决任锡章	徐浩然 吴识沧	(205)
枪毙池江乡长	徐浩然 吴识沧	(213)
活捉唐老虎	唐一心等	(214)
扶植自耕农	朱伦喜 郭世铨	(217)
粮食公卖	黄汝鉴	(222)
交易公店始末	方世藻	(225)
视察安远灾情	欧阳安良	(230)
《正气日报》	王克浪	(233)
新赣南出版社和新赣南书店	钦 人	(241)
中华儿童新村	侯动河	(243)
正气中学	吴传志	(254)
关心妇女工作	李珍一	(263)
“青干班”琐忆	康定源	(267)
“公仆”夏令营与冬令营	兰子卿	(272)
在赣县梅林	赣县政协	(276)
梅林“政干团”	赣县政协	(280)
虎岗夏令营	刘子暎	(286)
专署情报室及其反共活动	徐浩然 吴识沧	(294)
“新人学校”	徐浩然 吴识沧	(299)

- 迫害共产党人的梅林特训班.....赣县政协 (311)
《新赣南家训》.....荒林收集 (313)

抗战拾零

- 抗战时期在赣南.....伍肇桂 (315)
望庐山孤军.....闻 泗 (329)
血腥的“一·一五”.....徐浩然 吴识沧 (331)
新城机场的兴建与毁灭.....徐浩然 (336)
临战飞渝 弃赣而去.....刘 浩 (345)

有关人事

- 蒋经国与章亚若.....张 苏 (347)
王升在赣南.....徐浩然 吴识沧 (366)
赴台以前的王升.....方庆延 (369)
王继春其人其事.....钟元亿 (375)
曹聚仁主办《正气日报》.....方家瑜 (382)
专署参议高理文.....徐浩然 (384)
四区保安副司令吴骥.....吴识沧 徐浩然 袁朋世 (388)
和广东搞好睦邻关系.....徐浩然 吴识沧 (395)
青年会与蒋经国.....蔡智传 (396)
清乡反共 油山遭袭.....丘启瑞 (404)
蒋经国培养嫡系的摇篮.....方庆延 易芳霖 (407)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陈马才 茹松林 程玉庭

趣事轶闻

- 私访乐平和视察景德镇.....叶若什 熊正瑞 (425)
- 保安部队见闻.....万定 梅轶 (429)
- 政治讲习院的几则琐事.....雷少山 (431)
- 轶闻三则.....秉 恭 (436)
- 就职典礼及其他.....李皓白 (439)
- 趣事我闻.....徐浩然 (443)
- 伤兵碰到的人.....徐浩然 (448)
- 在青年学生中间.....王康存 (451)
- 摔跤和唱顺口溜.....胡文明 (454)
- 弟兄趣事.....李珍一 (456)
- 龙舟夺魁.....徐浩然 吴识沧 (457)
- 走访拔贡.....谢才丰 (459)

蒋经国在赣南大事年表 (460)

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薛 汕

洪 都 邂 逅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响着。1937年，我终于有幸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有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多么不

薛汕，又名雷宁，曾任赣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等职。现居北京。

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像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像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为什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又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橐橐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枕心，作为这个团的总干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

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挟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

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呀呀！我尼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目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好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要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哪一位呀？是哪一位呀？”